

语境制约 顺势而用

——从语用学视角管窥“了₂”意义

邓 隽

(电子科技大学, 中山 528402)

提 要: 本文在回顾学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总结“了₂”的句法意义和语法意义; 在语用学理论指导下, 结合语料, 揭示其语用意义。笔者认为, “了₂”可以使交际中话语语气缓和, 更加具有商榷性和可接受性, 减弱言语行为的施事力度, 等等。此外, “了₂”的使用受语境限制和制约, 是顺应环境作出的得体的语言选择。

关键词: 了₂; 句法意义; 语法意义; 语用意义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0)04-0074-4

Context and Adaptability

— Meanings of “le₂”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gmatics

Deng Ju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Zhongshan 528402, China)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scholarly pursuits of “le₂”, the essay addresses itself to the syntactical and grammatical meanings of “le₂”. Drawing upon the theories of pragmatics, it also tries to unfold the pragmatic meanings thereof. The author holds that “le₂” functions to mitigate unwelcome effects of certain utterances and increase their acceptability, and that contextual adaptability is held responsible for its use.

Key words “le₂”; syntactical meaning; grammatical meaning; pragmatic meaning

近二十几年来, 汉语学界对“了”的研究持续升温。不仅划分出动态助词“了₁”和语气词“了₂”, 而且对“了₁”和“了₂”的分布、各自的句法意义和语法意义都有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甚至也有了对“了₂”的语用意义的初步研究。本文简单梳理“了₂”的前两种意义, 在此基础上结合汉语语料揭示其语用意义。

1 研究现状反思

学界对“了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语法意义, 也有少数论及其句法意义和语用意义的。此外, 大家都认为位于句末的“了”便是“了₂”。

一般认为, “了₂”具有很强的足句功能, 甚至是构成句子必不可少的成分。吕叔湘写道, “‘了₂’用在句末……有成句的作用”(吕叔湘 1999: 351)。张彦指出, “大量的不自足句通过附加语气词‘了’而自足”(张彦 2003: 34)。所以, 从句法上讲, “了₂”的功能是足句。

对“了₂”的语法意义的研究盛况空前。吕叔湘的观点代表主流意见。他认为, “2. 动+宾+了₂。肯定事态

出现了变化”(吕叔湘 1999: 352); “3. 动+了₁+宾+了₂。既表示动作已完成, 又表示事态有了变化”(吕叔湘 1999: 353); “4. 动+了(不带宾语)。这里的‘了’一般是‘了₂’或‘了₁+2’, 有时也可能是‘了₁’”(吕叔湘 1999: 353); “5. 形+了。形容词后面的‘了’, 可以表示一种变化已经完成, 出现新的情况, 应该算是‘了₁+2’; 但如果只着眼于当前的情况, 也可以说只是‘了₂’”(吕叔湘 1999: 354); “6. 动词 形容词谓语句内有数量词……有两种类型……”(吕叔湘 1999: 354); “7. 名词, 数量词加‘了₂’。表示已经或将要出现某种新情况”(吕叔湘 1999: 355)。这里, 须要强调, 以下三种意义, 即了₂出现可以表示“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 “一种变化已经完成, 出现新的情况”; “已经或将要出现某种新情况”。

赵元任对“了”的看法与主流意见稍有不同。他把“了”分为词缀“了”(通常说的“了₁”)和助词“了”(通常说的“了₂”)。他认为, 助词“了”有如下意义: (1) 表示事情开始(赵元任 2001: 354); (2) 适应新的情况的命令……(3) 情节的一个进展 [也是一种新情况]……(4)

过去的一个孤立的事实……(5) 截止到现在已完成的动作……(6) 用在结果小句里表示一种情况”; (7) 表示显而易见”(赵元任 2001: 356)。这里,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截止到现在已完成的动作”; 适应新的情况的命令, “显而易见”。赵元任对“了”的研究显然受到英语语法的影响, 才会认为有词缀“了”。此外, 赵元任在讨论“助词“了”表示“截止到现在已完成的动作”这个语法意义时, 以一个汉语句子的两个英译句为例, 说明“句末‘了’”(用完成时翻译)和“词缀‘了’”(用过去时翻译)的区别, 十分新颖而且能说明问题。最重要的是, 他认为“了₂”可以表示“适应新的情况的命令”, 这似乎可以看作显示了它的顺应性。

另外, 张斌认为, “了₂”用在句末, 表示出现新情况”(张斌 2001: 338), 并划分出使用“了₂”的4种情况: “表示情况有了变化”, “表示即将出现新情况”, “句末是动词……既表示完成, 又表示新情况出现”以及“句末是形容词……只表示新情况的出现”(张斌 2001: 339)。

综上所述, 从语法上讲, “了₂”表示情况已经完成, 已经或是将要发生变化。

尽管学者早就认为虚词表达的内容可以包含语用的(钱冠连 2002: 216), 或者虚词的运用在语用平面之内(钱冠连 2002: 216), 但真正言及“了₂”的语用意义的, 只有冉永平、钱冠连和平洪。钱冠连认为, “口气”是一种言语行为, 而“口气”在“记录时可用诸如‘的’, ‘了’, ‘吗’”等语气词表示(钱冠连 2002: 129)。换句话说, “了₂”出现时, 其实是代表着一种言语行为, 具有语用意义。平洪也指出, 汉语语气词“了”等“放在句子里就能使其带有一定的施事功能”(平洪 2002: 296)。他认为, “他同意让你去了”中的“了”带有“情况发生变化, 别担心”的语气, 含有“安慰”的施事功能”(平洪 2002: 296)。

总之, “了₂”的句法意义在于它的足句功能, 其语法意义在于表示情况已经完成, 已经或是将要发生变化。然而, 对其语用意义的探讨似乎较少。可是, “了₂”的确具有重要的语用意义。

2 语境干涉语言符号的理论和顺应理论

2.1 语用描写与社会条件

众所周知, 语用描写与特定的社会条件有关。中国学者也多次提出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有不同的语用原则和策略或者说语用原理(钱冠连 1996: 69 2002: 2; 陈宏薇 1998: 55)。何自然和冉永平在他们编著的《语用学概论》(修订版)的自序中提出, “要充分运用我们丰富的汉语资源去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语用现象”(何自然 冉永平 2002: 7)。在这些观点指导下, 考虑到不同文化语用描写的异同, 本文主要援引钱冠连关于汉语文化中语境干涉语言符号的理论, 但也会涉及维索尔伦(J. Verschueren)

关于顺应性(adaptability)的论述, 旨在揭示“了₂”的语用意义, 因为汉语文化语用学既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也有与别种语言文化语用学“相覆盖的”原则和策略等等(钱冠连 2002: 13)。

2.2 语境干涉语言符号的理论

钱冠连在肯定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有不同的原则与策略的基础上指出, 语境、附着于人的符号束以及说话人的智力有着重要地位, 都会干涉语言符号(钱冠连 2002: 81-82, 1996: 69-70)。于是, 他把语用学的两种定义区分开来: 窄式定义认为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 研究语言使用人如何在语境、附着于人的符号束以及说话人的智力的参与和干涉下对多于话面(字面)的含义作出解释; 而宽式定义则认为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 研究语言使用人如何在语境、附着于人的符号束以及说话人的智力的参与和干涉下理解并运用话语。语境由上下文和非语言性环境组成(钱冠连 2002: 79)。钱冠连认为语言语境和诸如“社会文化、风俗习惯、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历史事件等等”非语言语境都会干涉语言符号的使用。后者的干涉“简直就不是符号体系上的事, 而是与人有关的语境体系上的事(即社会人文网络上的事)”(钱冠连 2002: 71)。换言之, 人的言语要因人、因地、因时而异。

就语用策略而言, 使用这些策略的全部情况都是话语顺应社会语境干涉的情形。语用原则和策略, 是为了找出对付社会人文网络(社会文化、风俗习惯、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历史事件等等)对语言符号干涉的办法。简言之, 语用策略是受人文网络的强迫而采取的应付措施; 是承认不能自拔于人文网络的强迫而采取的应付措施; 是承认不能自拔于文网就干脆适应它的求生策略。其使用都会受社会语境或社会人文网络的干涉(钱冠连 1996: 71), 而“得体是全局性的策略”(钱冠连 2002: 164)。“言语得体”指“在适当的时间, 适当的空间(场合), 对适当的人说了适当的话”(钱冠连 2002: 164), 它是在语言符号之外, 是对人、社会规范等而言的。

2.3 顺应理论

维索尔伦在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后, 于1999年出版了《语用学新解》(*Understanding Pragmatics*)。该书提出完整的语用学理论, 阐述综观说和顺应论, 认为语言使用过程是一个作出各种选择的过程, 不管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也不管是出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出于语言外部的原因。语言选择的涉及面很广, 包括语言的各个层次和方面, 例如语音、语调、词汇、句式、语体和篇章等语言形式, 又如语言策略的选择。选择对交际双方而言存在着各种不同, 选择时的意识程度可能不同, 可供选择的语言手段和语言策略也可能不同。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的过程中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 是因为语言存在三个特征: 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语言的变异

性是指语言所具有的可变选项,而所有的选项都是可以供语言使用者选择使用的。简言之,语言的变异性就是语言选择得以顺利进行的可能性范围。语言的商讨性则说明选择不是机械的,也不是按照严格的规则或者固定的形式进行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基础上进行的。可是,语言的商讨性还存在着不确定性。而这正是语言顺应性所要解决的问题。他指出,“顺应性是语言的这样一种特性,它使得人们可以从一系列不同的可能性中作出具有协商性的语言选择,通过这种方式来尽量满足交际需要”(Verschueren 1999: 61)。维索尔伦强调,“需要”大多产生于语境,因此可以是相当具体的(Verschueren 1999: 61)。维索尔伦指出,适应是两方面的行为,既指“根据已存在的语境作出语言选择”,又指“语境因为作出的各种选择发生变化,或是顺应那些选择”(Verschueren 1999: 62)。换句话说,语言的顺应性就是语言能够使其使用者从其所提供的可选项范围内作出协商性的语言选择和灵活的变通,从而满足交际需要。维索尔伦提出的顺应论为理解语言的使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理论在4个方面对交际过程进行描述:(1)语境关系顺应;(2)语言结构顺应;(3)顺应的动态性;(4)顺应过程意识程度。语境关系顺应该指语言的选择应该与语境顺应。语境包括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维索尔伦认为交际语境属于非语言语境,它包括语言使用者、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话语的发出者和话语的理解者是语言使用的焦点,没有他们的参与,就不存在顺应选择,因为物理、社交和心理世界中的语境成分都要靠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活动来激活,从而发挥语言的交际功能。这里的语言使用者并不限于参与谈话的交际双方,还包括参与谈话内容的其他人。物理世界包括时间和空间的指示关系,就时间而言,它包括事件时间、说话时间和指称时间。空间指示即地点指示关系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绝对空间关系,另一种是参照指称对象的相对空间关系。另外,交际者的身体姿势、手势、外表形象、生理特征等也属于物理世界的组成部分。社交世界包括社交场合、社会环境、规范交际者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准则。

另外,任何语言形式的选择都是语境顺应的需要,也是从广义上讲的语言选择的语用理据。

3 “了₂”语用意义

3.1 “了₂”语用意义

“了₂”的句法意义在于它的足句功能,其语法意义在于表示情况已经完成,已经或是将要发生变化;然而,除此之外,“了₂”还具有语用功能。本文认为,“了₂”在语用上举足轻重:它具有使语气缓和,使整个句子更加具有商榷性和可接受性,减弱言语行为的施事力度等等一系列的语用意义。从更深层次看,“了₂”的使用也是受语境

限制和制约的结果,是顺应环境作出的得体的语言选择。

3.2 语境制约下“了₂”的意义

“了₂”在以下对话中的出现正好可以表现出其语用意义。

① “这段时间没见你,到哪儿跑买卖去了?”

“哪儿也没有,在家忍着呢。你也不来看我?”

“哟,说得真可怜。”(王朔)

从句法上看,“了”在这里帮助构成一个自足的疑问句。从语法上看,它表达一个完成的状态,即买卖已经跑完了,人已经回来了。从语用上,它附加于问句末尾,使得语气缓和,试比较“到哪儿跑过买卖?”后者语气显得生硬,俨然一幅上级盘问下级的口气,与此处的语境(特别熟悉的人之间的寒暄)极不协调。相反,前者因为有“了”,使得语气缓和,使得交谈气氛随和。从汉语文化来看,因为有“了”,这个话语表现出一种亲近的“口气”,使整个疑问句执行问候寒暄的言语行为。

② “吃点东西再走?”我得意洋洋地送她。

“我包里有巧克力。”

“别吃那玩艺,又该上火起疙瘩了。”(王朔)

从句法上看,“了”在帮助构成一个自足的陈述句。从语法上看,此处“了”和“该”搭配起来用,表示即将出现的新情况。从语用上,该句句末的“了”使说话人避免作出肯定的断言,避免使说话人的观点绝对化,增加交际内容的可接受性。从上下文来看,“我”想让晶晶做自己的女朋友,正当苦苦追求,说话当然只能委婉,可见“了”的使用也是因为语境的干涉以求得体的结果,也是去顺应环境以求尽量满足交际需要的结果。

③ 老太太张罗着去拿碗筷。

亚茹道“大妈,别忙了,我吃过了。”

刘大妈“真吃过了?别跟大妈客气。”(王朔)

对于“别忙了”,其中的“了”从句法上讲,帮助构成否定祈使句。从语法上讲,它属于(别+动)+了₂,指“对方正在做某种动作,叫他停止”,即:请大妈不要张罗拿碗筷了。在语用上,考虑到听话者是“大妈”,即长辈,若用“别忙”便显得生硬,命令语气强,显然不符合汉语文化,也并非适当,所以并不得体。反之,加上“了”以后,“口气”轻柔了许多,命令这样一个言语行为的力度降低,使这句话带有恳求或者商榷的语气,增强了句子的可接受性。作出这样一个语言选择,是顺应汉语文化风俗习惯(尊老爱幼)的结果。

对于“我是吃过了”,其中的“了”从句法上讲,帮助构成陈述句。从语法上讲,“了”与“过”连用,表示动作已完成并且事态已有改变,即“我已经把饭吃完,并且已经吃饱”。在语用上,“了”使得陈述更加缓和,使听话者更容易接受。试比较“我已吃过”,显得冷冰冰的。此外,“别忙了”中已有“了”,这样的语言语境对后一句“我是

吃过了”中运用“了”也有一个干涉作用。

对于“真吃过了?”其中的“了”从句法上讲,帮助构成疑问句。从语法上讲,“了”与“过”连用,表示动作已经完成并且事态已有改变。在这里就是询问“你真的已经吃过饭吗?”从语用上讲,有“了”比没有“了”(真吃过?)更有礼貌,更能显出长辈对晚辈的关心与爱护,甚为得体。

囿于篇幅,笔者只选取了上述几个典型例子,但从上述语料就的确可见“了”在语用上举足轻重:使语气缓和,使整个句子更具有商榷性和可接受性,减弱言语行为的施事力度等。此外,“了”的使用也是受语境限制和制约的结果,是顺应环境作出的得体的语言选择。

4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了₂”的分析,呼应前人对其句法意义、语法意义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其语用意义。“了₂”的使用是适应语境的产物,它具有使语气缓和,使整个句子更加具有商榷性和可接受性,减弱言语行为的施事力度等等一系列语用意义。

参考文献

陈宏薇. 汉英翻译基础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社,1998.

何自然 冉永平. 语用学概论(修订本) [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 [D].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平 洪. 话语的施事功能及其翻译策略 [J]. 现代外语, 2002(3).

钱冠连. 汉语文化语用学(第二版) [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钱冠连. 语用学:人文网络言语学 [J]. 读书,1996(11).

王 朔. 浮出海面 [A]. 王朔. 王朔文集(第一卷) [C].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

王 朔. 刘慧芳 [A]. 王朔. 王朔文集(第四卷) [C].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

张 斌.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 [D].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张 彦. 现代汉语语气词研究 [R]. 山西大学,2003.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 [M]. 吕叔湘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Verschuieren, Jef.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London: Edward Arnold Ltd., 1999.

收稿日期:2009-07-08

【责任编辑 李凤琴】

2010 年哈尔滨论坛胜利召开

7月3日,由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教育部外指委俄语分会、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以及黑龙江省俄语学会共同举办的2010年哈尔滨论坛如期举行。该论坛配合2010年俄罗斯“汉语年”活动展开,旨在促进我国俄语学术界的交流和对话,聚集了当前我国老、中、青三代俄语学术界的优秀代表,更不乏李锡胤等俄语泰斗级人物。

我校俄语语言研究中心主任黄忠廉宣读了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会长刘利民的贺信。贺信中说:“俄语是我国外语教育教学的第二大语种,对推动中俄两国关系具有重大且深远的意义。在2010年俄罗斯‘汉语年’进行之际,举办‘哈尔滨论坛’,让全国俄语学术界人才相互交流、学习,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推动性作用的。”

本次论坛为期三天,共有来自全国各高校的百余名俄语学术界人士加入到“外语教学论坛”、“俄罗斯文学论坛”和“语义学论坛”等分论坛的一系列学术活动中,通过深入的学术交流和思想对话,代表们互相学习,彼此促进,为中国俄语事业的发展和俄语教学的不断进步贡献力量。

本刊讯